

黄敬同志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一年了。

黄敬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国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中国人民的忠实的革命战士。抗日战争期间，在创建和坚持冀中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黄敬同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他是天津市人民的好市长。从一九五二年秋天起，他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黄敬同志率领全体职工，把基本上是修配性质的我国机械工业，改造成名副其实的机械制造工业，并且开始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的机械工业，已经能够自己制造所需机械设备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这位一位一生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革命者逝世以后，叛徒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出于篡夺权权的需要，竟也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对了解江青底细的黄敬同志的亲属，也进行残酷迫害，甚至企图杀人灭口。他们捏造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罪名，诬陷黄敬同志一家，受到株连的老同志和工程技术人才达一千余人。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大冤案才得以昭雪。在这时候，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可敬可亲的黄敬同志。

（一）

黄敬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实际结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

黄敬同志到一机部来，正是我国机械工业百待修理的时候。除了一部分工厂能制造一些普通机器以外，许多厂只能做一些零件、部件和装配工作；设备陈旧，而且残缺不全；生产任务杂乱，许多工厂没有固定车间；生产很不正规，没有标准的产品图纸，没有一定的质量指标，没有严格的工艺规程。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尽快地把这个修配性的机械工业改造成制造工业？黄敬同志抓了三件大事：

一、组建机械工业队伍，确定各厂的专业生产方向。黄敬同志以原重工业部及东北、华东等地的机械工业为基础，把全国六个大区的机械工业统筹安排，组成八大行业。把各地机械工业的技术人员和有识之士组织起来，结合新厂建设组织基建设计和施工队伍。同时又对全国机械工业各厂进行统筹规划，大体上确定了各个工厂的专业分工。黄敬同志说，这是为工厂定“终身大事”。这是把修配性的工厂改为制造工厂的前提，也是建立工厂生产技术组织工作的依据。

二、建立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黄敬同志带领工作组亲自调查研究，提出推行作业计划把全厂的生产活动组织起来的建议。黄敬同志说：我们给工厂下达的国家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我们主观的意志和希望，能否实现，要看实践。作业计划就是把国家计划付诸实践的重要步骤，是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重要环节。接着，他又抓了生产准备工作计划化。随着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的开展和发展产品品种的需要，黄敬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作业计划图，指标下车间，发展新产品，生产结供销”二十字工作方针，从作业计划、计划管理入手，把工厂的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全面地带动起来，使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工作水平逐步有所提高。

三、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机械工业出现了“吃不饱、吃不饱”的局面。黄

深切怀念我们的黄敬同志

段君毅 周子健 汪道涵

敬同志分析这种矛盾现象时指出：品种少、质量差是机械工业的一个根本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技术管理水平低，技术基础差，技术力量薄弱，一言以蔽之曰：技术落后。在他的倡下，一机部向广大机械工业职工发出了掌握新技术的号召，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围绕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技术补课，进一步加强技术管理，建立正规的现代化的制造方法和制度，提倡文明生产，克服修配习惯等工作方针；采取了对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和加速新项目的建设投产等项重大措施，以壮大机械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黄敬同志把培养技术力量、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作为机械工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他亲自筹划安排，要求把哈尔滨工业大学划归一机部领导并投资扩建。对各地工科院校中的机械系给予支持和指导，作为培养技术力量的重要基地。同时在各地办起了许多中等机械制造学校，许多工厂也办起了技工学校。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我们只能仿制水平不高的外国产品。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提高，要求机械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适合我国的自然资源条件、特点和具体使用要求的新设备，这必须开展自行设计。黄敬同志指示各厂普遍建立设计、科研、试验机构。同时，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陆续建立了电器、机械、工艺三个研究所，成立了若干产品研究所，培养起一支科研力量，为机械工业开展产品自行设计和科研试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大发言中，他提出了我国机械工业由仿造向自行设计发展的方针。

黄敬同志就是这样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抓住机械工业的突出矛盾加以解决，使机械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为当时机械工业承制更多、更好、更新的设备创造了条件。

黄敬同志提出的“掌握新技术”、“狠抓品种、质量”、“开展自行设计和科研试验工作”等建议，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黄敬同志一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十分注意密切联系群众。

黄敬同志经常向干部说：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这两条是我们革命的家宝。我们反映情况、总结经验，一定要从群众中来，从实际出发，才能掌握客观规律，把工作做好。因此，他从不满足于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总是经常深入工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实际去做调查研究。他到工厂，不仅听工厂领导的汇报，而且经常去车间、工段，广泛接触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机器设备、工卡量具、作业计划、原始记录、图纸、工艺文件、在制品、半成品等样样都认真地看仔细地听，虚心地向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他常在工厂找工人、技术人员、基层干部开“调查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将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和他们一起讨论，总结提高，帮助工厂解决问题。

一九五四年黄敬同志带领工作组到上海汽轮机厂蹲点。当时该厂正在试制我国第一台六千千瓦汽轮机。虽然经过很大努力，但总是达不到质量要求。什么原因呢？黄敬同志一方面让工作组内懂技术的同志审查

图纸，了解设备和工艺装备以及工人操作技术的情况，一方面深入车间向老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外国专家请教，反复进行调查研究。他还深入到职工宿舍找老工人谈心，鼓励他们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光。在黄敬同志的亲自关怀领导下，终于找到了问题，很快把六千瓦的汽轮机试制出来了，质量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这台汽轮机到现在已经运行二十多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状态。

黄敬同志平易近人，工作和大家一起发奋工作，业余和大家一起聊天。他广泛、深入地接近各方面的群众，熟悉他们的生活和语言。因此，他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恰当地进行工作。同干部谈，他能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以明白的语言讲深讲透，使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做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向工人讲话，他能把革命的道理、党的方针变成工人的语言，有时还讲些方言俚语，使你感到他就是一个工人。同知识分子谈话，他又以对事物的深刻见解，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使人感到他是一位良师益友。

（三）

黄敬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又红又专的号召，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精通业务的领导者。他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下功夫钻研业务、技术以及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带领干部学习机械工业技术，组织力量把《机械工业百科全书》翻译出版，并指定章学，号召干部、技术人员阅读。他自己花了两三天的业余时间把它基本上看完，并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为了研究工业布局问题，他认真阅读《经济地理学》。他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刀具角度图，在床头墙上贴着元素周期表，以便随时观察、熟读。他还坚持利用晚上时间，自学高等物理和高等数学。

黄敬同志总是以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和切琢磨的态度来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他到前北农农业机械总厂请工程师给他讲解双轮双铧犁等农具，从结构性能，南方和北方、水田和旱地的使用情况，以及农民和专家的反映，他都认真地听，注意地听，边听边记边讨论，有时还兴致勃勃地亲自开动拖拉机进行试验。他出差也忘不了打听农业机械的使用情况。一九五七年，他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汇报，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许。

黄敬同志一贯强调：学习外国、外单位的或书本上的经验、知识，一定要结合本国、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能生吞活剥，不能机械类比。他在一个新建的重点企业蹲点时，曾经认真研究外国给工厂制定的一套管理制度，准确地指出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告诉厂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修改。在执行技术标准 and 国外设计等问题上，他强调要认真消化，从具体情况出发。比如汽车坐垫用的牛皮问题，中国南方因为有牛产奶，牛皮往往有疤痕，而有的国家就不给，他们的牛皮疤痕少。开始时便要按外国规定的标准，我们十几张牛皮也选不出一块合格的汽车垫子来。其实有点疤痕，处理好了，并不影响使用。他常举这一类的事例，反复向工厂同志强调：首先要高标准地

严格要求，又要认真消化，搞清道理，从具体情况出发，恰当地解决实际问题。

黄敬同志不仅自己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钻研业务技术，同时也大力组织一机部机关工厂的干部和工人努力学习，力求为机械工业带出一支思想正确、联系群众、熟悉业务、懂得技术的骨干队伍。他在机关请人给司局长们上课，他自己带头听讲。他出差时，也要通知随同人员要带上哪几本书，以便一面工作，一面和大家一起学习。

（四）

黄敬同志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一机部的领导成员和各级干部来自“五湖四海”。黄敬同志不分亲疏远近，一概同仁。在部的领导班子中，黄敬同志是个好班长。他和党组同志谈心时说过，一个领导人是否有民主作风，关键是要看能否让人敢于把不同的意见当他的面在会上讲出来。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不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敢说话；就是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学生或是厂里的青年工人，也敢于同他展开争论。他常说：没有讨论，冷冷清清最不好。不管是谁，只要你说得对，他就接受你的意见。例如当推行作业计划时，有的同志说他推行的方案是根据成批生产工厂的情况提出的，对单个小批、大量生产的工厂不完全合适。他认真思考，并多次找提意见的同志交谈，听取各方面的反映。最后，他组织工作组，分赴单个小批、大批、大量生产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厂去调查研究，结果提出了在不同类型工厂推行作业计划的三种不同的实施方案，切实实际地解决了问题。

黄敬同志对于对犯过错误的干部从不歧视、嫌弃，总是热情地帮助、关怀，使这些同志非常感动，努力改正错误，振作精神工作。对于存在某些缺点、毛病的老干部，黄敬同志也敢于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对于反对过他的人，他也照旧信任和使用他们。

黄敬同志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经常向各级领导同志讲知识分子对建设国家的重要性。他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具有爱国心和事业心，信任他们，很好地帮助他们。他对一个工业大学的领导同志说：现在搞建设，要尽可能地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经历、不同认识水平的人才、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机械工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他对科技人员敢于大胆信任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在工作中支持他们。例如，一九五六年国务院组织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黄敬同志授权几个非党技术专家参加有关机械工业技术的规划工作，并从各厂抽调一些技术人员协助他们。黄敬同志多次听取他们汇报，及时给他们指示、鼓励，帮助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好。知识分子在工作中作出了成绩，他总是予以肯定和表扬；有了缺点、错误，又能耐心批评帮助。机械工业系统的许多科技人员同黄敬同志都很熟悉，工作上的意见能够向他当面提，思想上搞不通的问题也愿意请他帮助开导。

黄敬同志以他革命的一生，以他永不停顿的感人事迹，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今天，在怀念他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的优良作风，努力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觉悟，在技术上刻苦钻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难 于 忘 却 的 纪 念

——记女战士张秀岩同志

李析哲

我的姑母张秀岩，从青年学生时期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屈不挠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没有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含冤死在我们关押反革命的监狱中。

张秀岩同志原名张铮滴，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封建家庭里，在兄妹四人中是最小的一个。她幼年时，正值“家境中落”，加上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所以她读书甚难。她常常自叹“不幸生为女儿身”，极力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希望象个男子一样去干一番事业。她认为妇女应该自立，不应做男人的附属物。她不满封建女性的温柔婉媚，也不满资产阶级女性爱慕浮华、追求享乐的思想。她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放弃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所可能带给她的生活享受，决心过独立的生活。她的二哥张正正好与她相反，青年时虽然参加了蔡得领导的讨伐袁世凯、反对帝制的战役，后来却逐渐走上一条反革命的道路。张壁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在北洋军阀时代飞黄腾达，曾经打算把张秀岩嫁给他。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军阀。张秀岩坚决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不屑与那些纨绔子弟为侣，过那种寄生腐朽的生活。

五四运动前后，张秀岩同志先是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转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女高师）读书。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郭隆真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更加强烈，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她与郭隆真同志是同学，来往甚密、友谊很深。她在北京读书时，受到当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大钊同志、鲁迅先生等进步

教授的影响。他们在课堂上揭露军阀统治，抨击旧中国社会的黑暗，揭露苏俄的现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张秀岩同志是早早地来到北京，认真听讲，仔细地做笔记，听完课以后还和同学们热烈讨论。她经常和进步同学一道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封建买卖婚姻，成为女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北京遍传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许多学生举行了学生请愿游行。“五四”那天，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反动当局得到学生要参加游行的消息以后，下令将学校前门门锁。学生们怒火冲天，一拥而上冲开大门，跑步到西单操场，全体向天安门出发。张秀岩同志不願自己身体病弱，和大家一起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秀岩同志走在游行队伍中，心情特别兴奋。那一天，有许多学生在火烧赵家楼时被捕。张秀岩同志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不久，京津两校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张秀岩同志作为联络员，积极奔走于京津两地之间。在那火红的五四运动革命高潮中，张秀岩同志成长为一个个冲锋陷阵的女战士。

一九二二年，她在女高师毕业以后，到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当教员，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她先后在几个学校任教，均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被解雇。

一九二五年，张秀岩同志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女师范语文教师。“五卅”运动以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郭隆真同志，率同周国，在京、津一带工作。郭大姐与张秀岩同志经常来往，她到香山慈幼院去开展工作时也住在秀岩同志介绍的一九二六年张秀岩同志经郭大姐介绍入党。入党的第二天，郭大姐就带着她去

见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搜捕，正住在当时的苏俄大使馆旧营内，就是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视的环境下，郭大姐仍然热情地接待了张秀岩同志，并且和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李大钊同志对秀岩同志说：“我早就听隆真同志谈到过你的情况，你是女高师的學生，你为人和献身革命的品质我们是了解的，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后，决定吸收你入党。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坚强的革命者。党组织决定由你任香山慈幼院党支部书记”。后来，她常常回忆起这段历史，认为李大钊同志是她的良师，总是尊敬地称呼为大钊师。

一九二七年，郭隆真同志不幸被捕。郭大姐是回族，秀岩同志为了解救洋教，设法先认识了西北军阀马福祥的老婆，然后，假借马福祥的名义，把郭大姐保释出狱。后来，又设法将郭大姐安全送出北京。

一九三一年秋天，郭隆真同志在山东济南英勇就义。秀岩同志听到后悲痛异常，思念不已。她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可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她在香山慈幼院工作的时期，发展了许多党、团员。在男校和女校都建立了党支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是十分危险的。她常常只身奔走于香山和清华、燕京两校之间；为了开会、接关系，她还常常出入于西直门，当时，城楼上有时就悬挂着反革命屠杀的烈士的头颅。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秀岩同志担起北平左联负责人工作。在这个时期，她的一些低层女受到她的革命启蒙教育，一个走上革命道路。我们兄弟姊妹和她是在延安时抚养的一个烈士子女，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秀岩同志在女高师读书时是学中国文学的，涉猎文学古籍很多，历史知识也比较广博。参加革命以后，她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年时期又自学日语，搜集了大量日语译本的马列著作，日夜不停地学习。为了介绍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她曾经翻译过一本《日本新兴文学选集》，曾给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的作品，还出版了一个进步文学刊物《地球》。她时常把一些革命书刊带回家来看，象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高尔基的《母亲》，等等。在白色恐怖下，每当风声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帮她把党的文件和一些中外、外文革命书刊埋藏在后院的草里。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十分乐于为革命尽一点力量。我的二姐参加了左联和戏剧活动，我的哥哥帮助她用密码写信件。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妹则是她在家中或外面开会接头时的掩护人。就这样，张秀岩同志把一家老小组织成一个和谐的战争的革命家庭。

一九三四年，张秀岩同志被党组织调往天津工作。她到天津以后，与河北省委书记李铁夫同志一起“住机关”。那时，她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她半生为革命工作，错过了青春时代，直到那时才组织起来一个革命小家庭。张秀岩同志叫我称呼李铁夫同志为杨先生。这位杨先生中等身材，口音南非北，吐字发音都不清楚。相熟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朝鲜共产党人，原名韩伟豪，在中国党内化名为李铁夫。由于在祖国难以存身，到中国来参加革命。

我去天津看望他的时候，正是李铁夫同志受到王明路线打击，断绝了组织上和他的联系的时候。秀岩同志因为支持铁夫同志的意见，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但是，他们毫不气馁，照旧为党工作，仍然广泛地联系着工人、学生、职员，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秀岩同志还不避艰险，千方百计地利用张壁和各种上层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他们发展了一个又一个党员，领导、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奇怪的是，这些党员被当时的党组织接受了，而他们却仍然被排斥在党的门外。那时，秀

岩同志在天津铁路图书馆当小职员，靠微薄的薪水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用来做党的活动经费。他们自己出版了一份油印的小报，从外报和外电中连载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宣传红军的战绩。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党组织恢复了同李铁夫、张秀岩同志的联系。一九三七年春，我们党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铁夫同志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做白区的代表之一，前往延安参加会议。会后，铁夫同志不沾染上伤害案，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几天病逝于延安。铁夫同志病危时，党中央急电天津，要秀岩同志立即赴延安。她在七七事变前，曾动身，赶到延安时，铁夫同志已经安葬在清凉山上。了这一对饱经患难的革命夫妻，竟没有最后见一面。

解放以后，张秀岩同志因长期从事艰苦的工作，积劳成疾，从一九五九年起离职休养。她本应有一个愉快的晚年，但因为没有通过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反动派的魔手。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他们把投降多年的张秀岩同志从病床上拖下来，投入监狱。张秀岩同志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又进行了一年多坚强不屈的斗争，终于含冤惨死在狱中。

一九四五七大开会时，毛泽东同志曾向张金保和张秀岩同志谈过这样一段话：你们两位老革命，一个出身于南方，一个出身于北方；一个是工人出身，一个是知识分子出身；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革命，的确也不容易啊！又向张秀岩同志说：你改造了一个家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曾对彭真、张洁清同志说过：中国社会是复杂的，一个家庭可以出张壁这样的人，也可以出一个张大姐和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



第一次碰见他，我简直被他吓了一跳。

下班后，我照例在厂里食堂吃了晚饭才回家。妈在她学校里搭伙。虽然现在已是夏末秋初，天很晚才黑齐，我们每天回家都是万家门灯的时候了。

在离我家门口不远的拐角，新埋了一根水泥柱子，拉了路灯。我一转弯，看到这盏路灯，看到我的家，就有一种温暖、宽慰的感觉。但这天晚上，我刚转弯，一个正直的站在路灯下，我差一点撞到他身上。

“哎哟！”我吓得失声惊叫起来。那个人却纹丝不动，半点反应也没有。

我又害怕，又愤怒，赶紧奔回家，并且，立即锁上门。

我不敢打开门，偷偷蹑到窗前，撩开窗帘，向外窥望。路灯离我家还没有一竹竿远。那人依然直直的站在路灯下，捧着一本书在静静地看。淡淡的灯光落在他的手上，骨节显得特别粗大。

“真会找地方，跑到这儿来看书！”我感到惊讶极了。

妈从学校回来，发现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诧异地问她为什么不关灯。

“妈，路灯下了个人，你看！”

妈开了灯，撩开窗帘朝外一望，笑了：

“这是对面马路董家的小孩。他在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就到崇明乡下插队，前年才抽上来，在一个翻砂厂当工人。”

“他为什么非要跑到这儿来看书哪？”我想到刚才受的惊吓，心里还有点愤然。

“他家人口多，七八个人挤一房间，这几天新装了路灯，他就跑来了嘛！”妈的口气是温和的。

我开始和妈妈一起忙着烧水、洗澡、洗衣服，但很快就把这个人忘却了。这当然是不真实的。当我铺开被子，准备睡觉的时候，我禁不住又眯着眼，走到窗前，偷偷看一眼。他依然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捧着一本书在看。

“真是比电线杆子还要电线杆子！”我默默地笑了一声，就去睡了。

一连几天，我每晚醒来，都在路灯下看到他。早先那种惊吓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十分好奇，两分惊讶，三分同情，外带几分陌生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情。这种心情越来越强烈。我到窗前去张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停留的时间似乎也越来越长了。

“妈，这个人在看什么书呀，鬼鬼迷迷干嘛！”

“傻丫头，看你这张嘴啊！昨天我在路上遇见他，说是想考大学哩！也真难为他，说是初中毕业，那几年又读过多少书？”

“他不安心想当工人？”

“考大学就不安心当工人？听说他在厂里每年都评先进！……不过，也



难说，现在每个人面前的路都宽多了，他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高更好的理想呢？再说，没有文化，要当好现代化的工人也难哪！”

我再一次朝窗外望去。现在我看得更清切了：他中等身材，一张黝黑的脸，似乎还透出一点苍白，看来已经有二十七、八岁了，额门上已经出现两三道浅浅的皱纹。偶尔他抬起头，对着夜空凝思一会，随后又把头埋进书本上。在灯光下，他的眼睛又黑又亮，我第一次发现男同志也会有这么黑这么亮的一双眼睛！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搅动了。一下班，我就匆匆忙忙，急急往家里赶。当我快要到家，看到路灯时，我的心忽然剧烈地跳起来。我暗暗责骂自己，何必那么胆小！但我分明知道，我的心并不是因为惊吓而急跳。我的感觉着实有点古怪：那不是冲动，也不是爱恋，而是一种既单纯又复杂，既痛苦又愉快的渴望，悄悄着临我的心上。

他虽然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他总是直直地站在路灯下，眼前那本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我简直有点妒嫉和怨恨他那本书了。好几次，我故意加重脚步，把路面上的小石子踢得咣咣乱响，但也引不起他的注意。我又羞又恼，恼他使我，恼他冷漠，恼他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几乎同时，我又升起一种更强烈的愿望，想接近他，想跟他几句亲切、温情的话。终于有一天，我看见他微微抬起头，立刻大声对他招呼道：

“嗨，你在这儿看书啦！”

他茫然地望着我，略微有点腼腆地冲我一笑，接着又低头继续看他的书。他的笑在我心头引起奇异的颤动，我没有勇气再说下去，心慌意乱地走开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到了半夜，忽然被一阵细微的响声惊醒。我支起身子，静悄悄听了一阵，才知道外面已经在下雨。好像有一双手在后面推着我，我迅速跳下床，赤着足，冲到窗前。

窗外，孤零零的水泥柱子上，挂着一串孤零零的路灯。灯火仿佛水溶了似的一片模糊。雨水浇在灯罩上，成扇状地飘洒开来。路灯下，空无一人。他已经走了。他没有挨雨浇，我感到宽慰，然而我又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惆怅，心里有如塌了个口子，又空又凉。我就这样在窗子前，在雨声里，站了很久。

我的视线离不开他经常站立的地

我的祝福

【短篇小说】

艾明之

方。那是一块掺杂着煤屑的泥地。在他经常站立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洼坑，那是他日复一日地踩出来的。路面上的雨水，如同无数小蚯蚓，纷纷向洼坑爬去，没有多久，那个洼坑就汪成一个小小水塘了。

我好像被什么敲击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以后他怎么还能站在这里看书呢？别谈下雨，就是天晴了，没有三天五夜，水坑里也站不住人呵！我身不由己地离开窗子，向外走去。

黑暗里传来了妈午睡不醒的声音：“下雨，你要上那里去？”

“我看窗外那有什么嘛着的东西没收回来！”

我的脸上忽然一阵灼热，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扯了个谎。我的心悸狂跳。

我蹑着脚尖，轻轻打开门，赤着脚走到天井里。

雨打在头发湿的脸上，我感到一阵适意的凉爽。我又紧张得浑身哆嗦，牙齿对我儿在磕碰。我从花盆下面，抽出一块红砖，象小偷似的猫着腰，冲到路灯下，把砖头铺在洼坑上。

妈又在我叫。我赶紧跑回家。我在窗内再一次向外张望，洼地已经填平。雨水打在砖板上，发出音乐似的悦耳的响声。我就在这群人的音乐里恬然入睡。

一连几天，我焦急地盼着天晴。我一想到他发垫在脚下的砖板，微黑，脸上将会出现何等惊讶和欣喜的色泽，我心里快活得发发抖了。但老天好象故意作难我，绵绵淫雨下个没完。我一回到家，就站在窗前，望着那飘不完的雨丝，望着那孤零零的路灯出神。

“傻姑娘，成天看着路灯发呆，也不怕人笑话？”

我从没有对妈发过脾气，这一次，我可猛然发作了：

“谁爱笑让他笑去，笑掉牙活该！”

我跳上床，拉过被子，蒙头盖脸地躺下，把铺板碰得咚咚响。

我不知道妈脸上是什么表情，隔了半晌，听见她悠悠地叹了口气偏偏在我们家门口！”

这一天，我简直没有安安静静地看过眼。我一会儿觉得被子太热，一会儿又埋怨远处工厂的马达声太吵人，我象一条落在冰上的鱼，在床上扑腾了一整夜；第二天上班，还是没完的。

我在织布机旁中巡回，好几次走错了

路线；换梭子的时候，差一点把手轧在机器滚轴里。我努力振作精神，好不容易才把这一天对付过去。当我吃完晚饭，走出家门，忽然发觉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一，一轮淡红色的圆月正从远处的高楼后面冉冉升起。

“雨停啦！停啦！”

我欢喜地叫了一声，立刻跛脚向家里奔去。

当我走过拐角，忽然眼前一黑，好象一下掉进一个黑咕隆冬的深渊里。电线杆子依然直直地站在路旁，却是黑的，灯下空落落地没有人影。洼坑上的几块砖板在暗中微微闪着光。

“路灯怎么黑了！”我大声叫起来。

周围没有人。我的声音在黑暗的小巷里，显得又空洞，又无力。

妈今天回来得早，正坐在桌子前改课卷。我气急败坏地冲进去，把地吓了一跳。

“妈，路灯怎么黑的？什么时候坏的？”……我一边选色地追问。

妈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你回来，我问你，灯已经亮了！”

“那为什么不上叫人修呢？快叫人修呀！”我不满地叫，还跳了跳脚。

“我才回来不久，再说，这时候往那儿去叫修路灯？天那么黑！”

我二话没说，转身就走，把妈的叫声远远丢在后面。

我奔到派出所修建队，敲了半天门，没有有人应。人们早就下班了。我

蔗甜时节

(油画)

杨治石



净，几千年来彝族人民用以取暖、做饭的火塘没有丁，人们不再被火塘熏得两眼红肿而流泪。那么，用什么做饭呢？我默默地一看，原来都有厨房和灶了。我好奇地走进厨房，阿木子哈把一个罐头盒似的东西，从灶屋里拿出来递给我：“同志，灶里不烧柴，不烧煤，而烧这个——”

“这是什么？”

“沼气！我们做饭用沼气，点火也用沼气，已经沼气化了。”

沼气的大名，我听过许多年，但我没有见过这东西。今天在这穷乡僻壤里见到，我心里充满了惊喜。

抬头一看，房里果然吊着一盏沼气灯：“你们有发电厂，为什么不点电灯？”

阿木子哈大概觉得我问得有些可笑，脸上浮现几条皱纹，答道：“电要办进厂子用，所以家家都点沼气灯，不用钱。”

我恍然大悟。我想了解主人家的生活情况，但主人出去了，我只好凭眼瞎看看屋梁。从前彝族都在火塘旁边，没有床，也没有被盖。但现在屋里都有了床了。床上都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盖、毛毡等东西。床旁放着几个大陶罐，罐里装的都是金灿灿的玉米，起码有两三千斤。有只笼子装着几个木箱，里面装的大概是鸡蛋。我不需要再看，便走了出去。阿木子哈又领我走进一家。不料，一连看了几家，都是如此。

我满意地对阿木子哈说道：“现在你们算是熬出头了！”

不等我的落音，阿木子哈答道：“唉，‘四人帮’时期，哪里能这样？那时，劳苦不能多得，还要天天罚巴！现在党的政策落实了，大家很高兴，劲头越来越足，我们一年会比一年好。同志，你信不信？”

政策的力量不可估计，对于他们的未来，我还有什么不信的呢？

“可以进家去看看吗？”我笑着要求，想看这里的人民生活究竟是什么样。

“可以，可以——”阿木子哈说着，领我顺便走进围着一块小园地、一株茂盛的核桃树覆盖下的一间平房里。哈，屋内乱得干净

沙漠行 (外一首)

武兆坚

我爱驼铃

一练子骆驼，

叮咚，叮咚走进沙漠；

一只只早船——

哦喂，哦喂，留下蹄窝。

骆驼，骆驼，

你向何处跋涉？

我告诉你，

金色的驼铃！

你叫醒无垠的沙漠，

你唤来沙漠的黎明——

一播——一串串清脆的音符，

一动——一支支婉转的歌声，

我告诉你，

象心脏跳动！

莫不是旷久的沙漠石打，

磨亮你青铜的躯身？

莫不是灼灼的炎阳曝烤，

赋予你金色的面容？

我告诉你，

勇于磨难的胆性！

大风扑面而来，你迎风而歌——

敞开你那不啻喉咙的喉；

长途跋涉，你低吟而行——

仿佛有永不衰竭的生命。

我告诉你，

歌唱不止的特征！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一声声，四季长青！

你问向一座座沙丘、沙岭、

唤来！唤来！唤来！唤来！

我告诉你，

象你一样跃出深深地层！

我告诉你，

心灵是这般的赤诚！

然而，你在向谁呼唤？

